

惜芳飛

顧明道著





飛 分 惜

集 二 第

行 發 店 書 光 藝 天 奉

康德九年二月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六月五日發行

社會
小說
惜分飛 (第二集)

●定價國幣壹元三角●

編輯
行人兼

石

成

斌

奉天市海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印刷人
董

致

榮

奉天市海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印刷所
關

東

印

書

館

奉天市海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發行所
藝

光

書

庄

光

奉天市海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代售處

全滿各省各大書局

惜分飛目次（第二集）

第九回 膩友舞良宵銷魂蝕骨

清流看倩影粲齒慧心

第十回 華屋聆高論聯歡新雨

香車載芳侶沉醉東風

第十一回 豪氣如雲山前縱轡

柔情似水月下盟心

第十二回 春色初尋無心逢故侶

萍蹤小聚有意作良媒

第十三回 好事多磨徬徨遊子夢

吉期乍報惆悵美人心

第十四回 道暑上征車共飲才媛

探幽來瓊島我有嘉賓

第十五回 客地得家書歸心似箭

子身度佳節愁緒成魔

第十六回 秋雨瀟瀟個郎成渴疾

深情款款之子許良緣

惜分飛

第二集

第九回 膩友舞良宵銷魂蝕骨 清流看倩影粲齒慧心

燈光下杜粹細瞧，那艇中划槳的，兩個女子，一個年齡較輕，裝束完全西化蜷曲的雲髮，雪白的粉頸，酥胸微坦丰姿綽約，宛如凌波仙子，那個穿着一件桃紅色襯絨旗袍，面圓微胖，態度活潑得很，都是現代的女兒，此時王君榮也留意一瞧便帶笑對洋裝的女子說道，表妹，你來得早啊。杜粹見王君榮和他們招呼，方知道那年輕的女子就是他的親戚了，只聽伊又仰着臉說道，我們來得很早的，所以在這裏盪舟爲樂，王君榮道，現在快近聚餐時候了，你們上來吧。那女子答道，好的，我們可到那邊柳樹下上岸。請你們也到那邊去。說罷，划着槳，小艇便向南邊盪去。王君榮回頭對杜粹說道，我們到那邊去等候他們吧。這兩位是擅長交際的。我代你介紹可好。杜粹笑了一笑，跟着他便走。忍不住又問道，那位洋裝的女郎就是你的表妹嗎。還有那一位呢。王君榮一邊走，一邊回答道，正是的。伊姓項名錦花，是個世家女。我和伊是姨表妹稱呼。不過伊是庶出的。我姨母早已故世了。伊家叔父項懷仁自下是在政界呢。至於那個姓魏，閨名明霞是伊昔日的同學，又是伊的盟姊，所以常常在一塊兒的，說着話

，兩人走得很快，早到了柳樹之下。只見那小艇在池中打轉，他們倆亂划着槳，嘻嘻哈哈的笑得不可開交。原來項錦花要想趕快搖到岸邊來，而魏明霞故意和伊同伴打趣，偏把小艇盪到對方去，一來一往的彼此掙扎着，團團兒的打起轉來了。項錦花弄不過魏明霞，不由嬌聲喚起來道，霞姊，別再要這樣了，須防艇子要側翻的，倘然我們跌到了水中去，變做一對落湯雞。便見不得人了。明霞答道，你本來是有名的清燉雞，就拿你請客也好，錦花道，呸，我是清燉雞，你是一隻填鴨，多麼肥的。說了。兩人又在艇中笑起來，杜粹在岸上聽着也覺得好笑。又覺這兩個女子似呼在那裏見過的。一時記憶不起，腦海中搜索了一下。遂記得去年時候自己陪着慧君和黃美雲遊清涼山的當兒，曾在掃葉樓頭遇見過的，那項錦花會唱着桃花江，非常流麗，和慧君等又不同了。想不到今晚竟在這裏重逢了。他默默的想着，項錦花和魏明霞已把艇子盪到南邊柳樹之下，先後跳上岸來，彼此道了一聲晚安，項錦花向杜粹胸前懸的徽章一看，向王君榮問道，這位杜先生可是表哥的同學嗎？王君榮點點頭道，他是我們商科裏的高材生，今年就要畢業了，今晚我在街上遇見了他，特地邀他來的，錦花和明霞都點點頭，王君榮又對杜粹說道，這位是我表妹項錦花，那一位是魏小姐好在胸前都有姓名，恕我不多什麼介紹話了，四個人正立在柳樹下，聽得鐘聲嚕嚕，宴會的時候已到，王君榮道，我們到席上去吧，四人一同從小徑上抄到那邊廳中，早有一個下人

托着一隻紅木小盤。盤裏放着許多摺疊好的紙圖，走到四人面前來，請他們拈圖。四人各拈了一個，拆開來看時。王君榮拈的是十九。明霞是二十八，杜粹是七，錦花是八，錦花看了，便帶笑說着，巧得很，我和杜先生坐在一塊兒了，王君榮道，今天大概是吃中菜，所以拈圖定座，八個人一桌，我和魏都要分開，你們倆却拈的號數相聯，正是最巧沒有了，你們倆一見如故，坐在一起，不會寂寞，從此做了朋友罷，錦花微微笑了一笑道，今晚赴會的都是朋友啊，我們走吧，於是四個人也不用主人招呼，望走廊裏一逕走到餐廳去了，餐廳上安排着五六桌上的酒筵，燦爛的電炬，照着白的杯盤，鮮妍的水菓，到廳上來的人都拿了圖子去認坐位，依着號碼，一一坐定，共有四十多人，都是青年男女，其中裝飾美麗的也不少，香風四溢，雲裳生縵，杜粹竟如到了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他和項錦花並坐在一起，得傍玉人，也是巧事，主人薛小修見衆會員都已坐定，便起立致歡迎詞，大意是說這個一月一次的聯歡會，承蒙諸位有興參加，心裏非常快活，等薛小修說畢，衆人都鼓掌歡和，薛小修又送給衆會員每人鮮花一朵，色香可愛，大家都插襟上，席間杜粹和項錦花交談起來。項錦花叩問杜粹的家世甚詳，杜粹當然回問伊，方知項家住龍蟠里，錦花的父親早年在北平做官。後因年老辭職回鄉。便一直住在南京，不久便得病逝世，現在錦花尚有一個哥哥在上海供職，其餘的事也不便細問，杜粹對於其他會員都不相識，所以祇有和

錦花囁囁而談，因此衆人對於他們也不覺格外注意，杜粹偶然回轉頭去，見王君榮在那邊席上對他扮着鬼臉，連忙側轉頭來，又見那邊的魏明霞也對他微微一笑，自己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只得取箸去夾着菜吃，但是錦花又湊過來帶着笑向他問道，我們似乎以前在那裏見過一面的。我記憶不起。你能告訴我嗎？杜粹道：你不記得了嗎？就是在清涼山的掃葉樓，我曾遇見你和魏小姐一同在那裏品茗的啊。錦花點點頭笑道：給你一說，我又記得了，那時候我和明霞爲了應一個姓曹的朋友之約，去遊莫愁湖的，但是可惡的。那朋友不知怎樣竟失了約，使人大爲掃興，現在姓曹的已到青島去了，我不情願和這種人交友，杜粹聽得不明不白，不知是怎樣一回事，也不知姓曹的是何許人，祇好含糊答應，錦花便又問道：我還記得當時你是和二三女友一起的嗎？不知他們是誰，杜粹答道：祇有兩位，一位姓潘，一位姓黃，都是我的女同學，錦花笑笑道：是女同學嗎？也就不說什麼，恰巧送上一道熱菜來，大家都用菜，因爲沒有什麼主客可分的，所以彼此都不客氣；一道一道的菜來時，吃個暢快，杜粹覺得今晚的筵席精美豐富極了，直等到酒闌席散之後，杜粹跟着王君榮等衆人又走到舞廳上去，見那舞廳裏電炬通明，各色各樣的極盡奇麗之至，四壁飾着光怪絢爛的圖案畫，又繫着許多紅花翠柏，和五色燦爛的萬國旗，以及各種紙彩，正中音樂台上坐着幾個樂師，脚下的地板滑澤得光可鑒人，男男女女相伴而坐，桌上都有一簇鮮花，橘子汁咖

啡茶菓子露汽水隨意點喝，杜粹和王君榮項錦花魏明霞等一同坐在一張桌子前，一回兒樂聲奏起，會跳舞的人大家都覓侶起舞，這因為南京非上海可比，市上沒有跳舞場，私人宴會，難得一舞，欲求蘭心別野這樣布置齊全，舞侶衆多，却已是不可多得的了，此時項錦花伸個懶腰，立起身來，對杜粹說道：你可喜歡這個玩意兒嗎，杜粹搖搖頭道，我於此道不諳的，錦花有些不信，便向王君榮說道，表哥，杜粹說道的可不打誑語嗎，我不相信他不会舞的。明霞道：不會舞的人不來了。王君榮道：我喜歡老實說。杜對於跳舞雖沒有三折肱，却也能够勉強應付，不過他似乎興緻不十分濃厚罷了，如今我和魏舞，杜君伴表妹舞，不要客氣，你看大家上場了，錦花聽說，便笑嘻嘻地走近杜粹身旁，軟語道，我們去吧，這時候杜粹身不由主的站了起來。只見王君榮已和魏明霞走到場中去舞了。於是他不再學羊公不舞之鶴，跟着錦花亦步亦趨的試舞起來，場中一對對的青年男女，約有十四五對，隨着霏霏的音樂聲，翩躚而舞，錦花故意賣弄伎倆，左右廻旋，身如轉波，杜粹跟着伊，不由額汗涔涔，錦花却很從容的還要和杜粹談笑一二語，杜粹乍臨榮境，如入迷宮，婆娑而舞，儘享受此一剎那間的陶醉，忘記了人世其他的一切。直到樂聲終止，舞伴皆去休息，杜粹和錦花手攜手的同至原座，王君榮和魏明霞一齊走來，便對杜粹說道，此道不是很有趣味的嗎，杜粹笑了一笑，坐到椅子上，喝了幾口橘子汁，錦花答道，杜他並非門外漢，方纔舞的

時候很得門徑的，怎說不會呢，杜粹道，你們的舞技已臻上乘，我的功夫尙是下乘，班門焉敢弄斧，祇好算不會了，王君榮道，不要客氣，一回兒樂聲又作，主人薛小修換了一身淺色的西裝，履聲托托的走到錦花面前，帶着笑說道，方纔我瞧你舞得很有興味，現在請與我舞五分鐘可好，錦花嫣然一笑，露出潔白的貝齒，點點頭說道，主人招舞，敢不奉陪，薛小修笑道，今天我們大家都是主人，不要這樣說，遂一挽錦花的手臂，走到場中去了，跟着又有一個西裝少年走過來請明霞同舞，王君榮對杜粹說道，他們都被邀去了，要不，要我來代你介紹一位，杜粹把手一搖道，不必了，我坐着作壁上觀吧，王君榮笑了一笑，便去別的桌子上邀了女伴同舞，杜粹獨坐着，瞧場中一對一對的舞侶，都跟着樂聲進退有序，疾徐中節，舞得花團錦簇，鳳翥鸞翔，而錦花和薛小修的一對更如鶴立雞羣，堪爲個中翹楚，不覺暗暗點頭，不多時樂聲又止，錦花等重返原坐，杜粹向伊稱譽數語，錦花滿面春風，很是快活，等到樂聲再起時，杜粹又和錦花在一起舞了，其間杜粹曾和明霞舞了一回，而王君榮也曾和錦花舞過兩次，看看時候已近子夜，衆會員去了小一半，留着的都是跳舞健將了，樂聲益發奏得靡曼，杜粹瞧王君榮等舞興正酣，尙無歸去之意。但是自己的家裏離此很遠，倘然再不去，家人要盼煞了，想自己以前雖也曾出外赴戚友之宴，可是無論如何，遲至十一點鐘必要回家了，夜深人靜，儘在外邊逗留，我母親不無懷疑我到了

什麼地方去呢，於是就對王君榮說道，我要失陪了，此處不知到幾時方散。王君榮道，今晚這裏大約要到兩點鐘了，你難得來的，不如到時一同走吧。杜粹道，我家裏路遠，況且出來的時候未關照，所以我決定要回去了，下次倘來參加，或可從容些。錦花道，不好打個電話家裏去告訴一聲嗎？杜粹道，舍間沒有電話的，兩位請原諒，允許我先走可好？明霞笑道，若是不允，你又怎樣呢？此刻時候，我們尚在外邊，你怎可以說先走？杜粹聽了這話，臉上露出尷尬的樣子。錦花道，你既要回府，我也不敢勉強，否則你不要背地裏說我們太荒唐了嗎？此時又要舞了，請你再伴舞一回，然後一回回去。府上既然路遠，好在我有汽車在此，停刻先送你回府可好？杜粹只得說道，多謝二位的美意，說着話，樂聲又響起來了。杜粹便和錦花又到場中去舞。王君榮却和另一個舞，魏明霞也和別的少年同舞，舞罷各回至原座。杜粹對錦花說道，今晚很對不起你，承你不棄，伴舞多次，覺得非常榮幸，一半兒慚愧，不勝感謝之至。此時我總可以回去了吧？錦花笑道，你又說起客氣話來。我是不會說話的。以後千萬不要如此。現在我送霞姊和你回府吧，表哥怎麼樣，可要同走，王君榮道，你們先走吧。我要等到散的時候方回去呢。錦花道，我知道你也不肯走的，那麼我們失陪了，你到那邊座上去吧。杜粹覺得自己本和王君榮同來的，此刻丟了他先走，又有項錦花等伴送回去，似乎對於他有些歉然，便說道，你還不同去嗎？對不起，我要先走了啊。王

君榮笑笑道，你請吧，今晚我邀你請來，總算沒有辜負你的，有我表妹等送你回府，也是你的幸運，我不相送了。薛小修在那邊座上。見他們像要走的樣子，也走來招呼，杜粹等遂和他握手告別，王君榮便說了一聲再會，就先走到別的座上去了，於是錦花等又和相識的會員們點頭告別，三個人走出了舞廳，見園中的燈籠兀自亮着，杜粹不認得路徑，遂由錦花明霞二人引導，一路曲曲灣灣。走到了別墅門口。將胸前所懸的徽章交還了會中的執事，出得大門，錦花嬌聲喚了一聲福生，便見那邊靠着的一輛車黑牌汽車，裏面有人答應了一聲，跟着將汽車駛近身來。錦花對杜粹一擺手。說聲請坐。於是三個人一齊坐到了車內。杜粹坐在左首，錦花中間，明霞居右，錦花向汽車夫關照了幾句話。叭的一聲。汽車便向前駛去了，錦花在車上陪着杜粹很隨便的談笑，一回兒汽車已駛到了一條較狹的巷口，徐徐停住，明霞立起身來，向二人說道，再會吧，二人也說了一聲再會，錦花又道，霞姊，你明天下午可到我家裏來嗎，明霞道，好的，你若要我相陪，可以打個電話來通知我一聲便了，說着話，開了車門，走下車去，汽車夫把車門拉住。揔了兩下喇叭。回轉車身向東邊一條馬路上疾馳而去，錦花把身子挪過些，讓杜粹坐得覺舒，又向杜粹說道，你今晚大概舞得疲倦了嗎，杜粹搖搖頭道，不覺得，不過我自問非項小姐之匹，請休要譏笑，錦花道，你很好的，祇要多舞幾回，不難純熟，我很喜歡跳舞，以前曾跟一個法國女子學習過，什麼狐

步舞探戈舞等。我都有些會的。你若有興趣，便時我可教你。杜粹含糊答應了一聲。錦花又問道：「今年要畢業了嗎，你的學問當然是很高深，非我的表哥所可幾及，不知你畢業之後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做事，杜粹道：「若不在南京，便到上海，大概銀行裏的機會多，錦花道：「我希望你將來成一個銀行界裏有名的人物，說罷笑了一笑，無意間伊的玉臂觸着杜粹的手腕，杜粹覺得滑澤而冷，便帶着笑對錦花說道：「你身上穿得太少了，此時已是深夜，你不覺得冷嗎，錦花道：「我不冷，這時汽車已駛到了利濟巷，杜粹對錦花說道：「謝謝你送我回家，此刻我要和你分別了，時已夜半否則我要請你到舍間去盤桓的。錦花道：「不要客氣，明天下午我倘然無事，必來拜訪，杜粹道：「此話當真嗎，錦花道：「當然不是戲言，你要我來嗎，杜粹道：「不勝歡迎之至，明日我準在舍間恭候，錦花道：「很好，你下車吧，說着話，伸出伊的皓腕來，給杜粹握了一下，汽車早已停住，車門開了，杜粹又向錦花說了一聲晚安，跳下車去，立在一邊，瞧着那汽車掉轉身疾駛而去，一霎那間車影已杳，慘淡的街燈照着沉靜的道路，一陣陣的夜風撲到面上來，他如夢初醒的回身走到自己家門前，叩了幾下門，便有一個下人來開門，杜粹走到裏面樓上，見明寶和綺霞等都睡了，祇有伊母親尚坐在房中聽收音機，杜太太見兒子回來，便將收音機停住，問伊兒子道：「怎麼你今晚出去赴宴，直到此刻方纔回來，我們等得好不氣悶，再不來時我和下人也要睡了，守到幾時去

呢，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的，杜粹答道：母親。這是我的不是，今晚我到的地方很遠，恰巧又有茶舞，被友人們輓住，一時不能脫身，所以回來得不早了，杜太太因為伊兒子難得這樣留連忘返的，遂也不去說他，教杜粹快去安睡，杜粹告辭了，回到自己房裏，看看鐘上已有兩點一刻，將襟上插的花取下來，放在桌上，對着那花凝視了片刻，笑了一笑，又取過鏡子，照照自己的容貌，在房中踱了幾步，脚尖兒在地上輕輕轉着，很像跳舞的樣子，然後解衣安寢，但是腦海中很不寧靜。一時那裏睡得着。閉着眼睛想想關心別墅聯歡會經過的情景，項錦花婉媚之態很活躍的在他腦膜上映出，生平沒有經過這樣狂歡的，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而出於自己意外的就是項錦花和他初次見面。竟同作鳳舞。又用汽車相送回家。處處地方都對他表示特別的很好感。這豈非是不可多得的嗎。以前在清涼山見到了伊。以為不知是誰家名媛，很是放浪的，也不放在心上，豈知這番竟和自己重逢而做了伴侶，雖然尙是初交。而覺得伊的魔力多麼動人。使我不知不覺的歡喜親近，伊真是一個非常活潑非常爛漫的摩登女郎，若把伊和慧君比較。那麼慧君好像冷豔的綠萼梅。錦花却像撩人的紅薔薇，慧君又像雨前香茗，使人解渴。錦花却如玫瑰佳釀。使人陶醉。有各有各的好處啊。我不是一向羨慕慧君的吗，怎樣一朝見了錦花，便又不能自持起來，而和伊親近呢，豈不有負於慧君，既而一想慧君對於自己雖有很深的感情，然而祇徘徊在友誼之間，以前伊的芳心中早

被姓陳的佔據着，直到姓陳的死後，我覺得伊還是未能忘情於地下長眠之人。對於我沒有更深的進步，伊的心我還是不能完全明瞭，此時伊又和黃美雲到上海去，說不定美雲的哥哥必然也是滬上遊侶的一份子。那麼他們也很快活的。我反而躲在家裏，辜負了春光，相形之下，未免不平，那麼我偶然到別處去尋歡一下，也未必見得對不住慧君吧，想到這裏，心上安慰了許多，又默想那王君榮在館子裏說的幾句話，和蘭心別墅裏諸青年歡聚的情形，真覺得人生最難得的就是歡娛，自己若不遇王君榮，也不能知道南京之中有那樣快樂的地方呢，自己本來不甚歡喜跳舞的，爲什麼和錦花一舞以後，便覺得津津有味呢，錦花說明天要到這裏來，大約這句話是真的，伊是善於交際的女子，當然會驅車而來，我倒要打疊起精神去招待伊呢。杜粹在床上想來想去，只是在錦花身上，加以方纔喝過了數杯咖啡，情緒很是興奮，不想睡眠，直到天色將曙時，不知從那裏送來數下禪院裏的晨鐘聲，他聽了，方覺腦中清醒一些，自己有些好笑，何以爲了一個女子，竟會如此顛倒起來，難道相交數年的慧君反不如伊嗎，像項錦花那樣的人，雖是够人陶醉，然而總覺得浪漫一些，我和伊祇可逢場作戲，偶一接近，不可迷戀在心頭的啊，今日伊要到我家裏來，我不過一盡主人之誼罷了，我還是不要忽略了慧君想到這裏，思潮漸漸平靜，朦朧睡去，等到醒來時紅日上窗，已近十一點鐘了，連忙披衣起身，叫下人打水進來，洗過臉後，走下

樓來，杜太太已唸好了經，和綺霞明寶等一同坐在客堂裏，明寶見杜粹走來，便說道，哥哥，昨晚同那王君榮去赴什麼會的。怎麼到了夜深時始歸。綺霞也帶笑問道，叔叔可是看戲的，否則宴會何以如此長久，杜粹笑笑道，我老實告訴你們吧，昨晚同學王君榮邀我到蘭心別墅去參加一個聯歡會，在那會裏都是些青年男女，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都有的，明寶早嚷起來道，那麼你是什麼家呢，為什麼不帶我同去，使我也好玩，杜粹搖手道，那邊像你這樣年紀小的人一個也沒有的，帶了你去，不是笑話嗎，況且席散時又有跳舞，沒有小孩子參加的，明寶道，跳舞嗎，我很歡喜看的，是不是什麼梅花歌舞團，我愛聽他們的唱，愛聽他們的盤絲洞，年紀輕的小姑娘，扮着蜘蛛精，跳哩唱哩，煞是好頑的，杜粹笑道，小妹妹你別要東瓜纏到茄門上去，那裏有什麼歌舞團呢，我們的玩意兒是一種茶舞啊，你懂什麼。綺霞笑道，那麼叔叔昨晚和誰同舞的呢，杜粹微笑道，那邊舞侶很多，但我和姓項的舞的次數居多，所以到了夜深始歸，綺霞道，姓項是誰，我們却不認得，你以前沒有提起過此人啊，杜粹道，我和伊也是第一遭相逢呢，是我同學王君榮介紹的，昨晚就是伊用汽車送我回家的，綺霞道，伊的芳名是什麼，大概是一個富家女子了，杜粹點點頭道，不錯，伊名錦花，家住龍蟠里，伊的父親在世時曾做過官，所以伊是個大家閨秀，綺霞笑道，大家閨秀却這樣重易和陌生男子跳舞的嗎，不要是個浪漫女子啊，杜粹道，